



上图：雪漠与骆驼。

那么我就开始专门训练，有人的时候也能写作，也不受干扰。现在，不管是有人无人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我都能写作。甚至，和别人聊天的时候，我仍然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能写作。有人就说，你这时候怎么还写作？我说，我一直在写作，从来就没有走出来，一直安住在自己的世界，自然就会流出东西来。每个人只要训练，其实都能做到这一点。有时候，我讲课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它自己就在说，不是我有意地说，而是话自个儿在流，类似于脱口秀一样。西方的一些学者，将这种写法称为心流写法，它不仅是意识流，而且是智慧流，就是训练到后来的时候，任

什么时候都可以流出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这种状态下，是不是有时候写作会很快？

雪漠：是的，喷涌式的。有时候，那种喷涌跟不上思维。跟不上也不要紧，让它流去，流完之后，再慢慢修改。进入那种喷涌状态的时候，写作是非常快乐的，就是在享受生命本身，根本不会在乎写不写文章，就像马拉多纳踢足球一样，他踢球的时候是很快乐的。

他的世界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大漠祭》《白虎关》《猎原》构成了您的“大漠

三部曲”，您用这三部长篇小说构筑了自己对西北大漠的观察和思考。有评论家说您是“写大漠与人的第一人”，您怎么看？

雪漠：有人甚至认为，在全世界的作家中，没有人像我那样写《大漠祭》的，我自己也坚信没有。其实，我的很多东西，放在世界的格局中，也是很独特的，这就是很多海外的翻译家喜欢我作品的原因。他一看就觉得和别人的东西不一样，生活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，技巧不一样，思想、境界也不一样，承载着东方智慧独有的最精髓的东西。它不是被别人影响的东西，而是能够影响别人、能够改变别人的一种东西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大漠三部曲”